

第六十一章 太學裏的黑傘及鼻梁上的光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色的馬車，行過東川路口，範閑剛剛收回投往自家書目光，一扭頭，便瞧見了太學那間古意盎然的大門。

太學是一片比較疏散的建築群，臨街並沒有衙門明堂之類建築，也沒有高高的院牆，便是那座大門，實際上也永遠沒有關過，內裏的青樹探了出來，各處的讀書之聲也透了出來，盡是儒風靜思之意。

正如樞密院曾經喚過軍事院，老軍部，如今還和六部裏的兵部夾雜不清。慶國這幾十年裏曾經玩的數次新政，也讓太學的名字變了一次又一次，同文館，教育院，反正是怎麼難出口，陛下便怎麼胡亂改著。

隻是天下的士子還是習慣地稱這一帶為太學，後來朝廷的公文裏也順其自然地承認了這一點。各州郡選拔的秀才，以及京都權貴之府所推出來的優良子弟，都集中在這片建築群裏學習經史以及治世之道。

這是慶國最高的學府，所請的先生自然也是最頂尖的那一撥人。比如已經成為宮廷禦報例用書法大家的潘齡潘先生，比如當朝門下中書大學士賀宗緯的老師曾文祥，再比如前些年，舒大學士也曾經兼過太學的教授，再到如今的朝中文官第一人，胡大學士，也還時常來太學給這些士子們上課。

有這麼多牛氣烘烘的老師，再加上太學的地位特殊，內裏的學生本來就有極好的前途，所以太學地學生們也不免有些牛氣烘烘起來。一般地官府衙門根本不願和太學打交道。而慶國稍顯開明的學風。更是令一般地大臣，死都不肯隨便進去他們很怕被這些學生們逼問。最後狼狽而逃。

不過範閑從來沒有這種擔心，他與太學學生的關係一向良好，尤其是慶曆四年以後。他就在太學裏任職，充當著名義上太學學正的副手，再加上後來範閑才驚天下，又從北齊拖了莊大家地一車書回了太學，他在太學裏的地位更是變得崇高無比。深得學子們的敬佩。

馬車安靜地停在了太學的門口。早有學官上來接應。範閑下了馬車。抬頭看著已經半年未見的大門。笑了笑，這座式樣古樸地大門其實是後來新建地。硬生生揉了些古意進去，花了這麼多銀子，其實也隻是南慶在學問方麵，總有些發自內心深處地自卑感。尤其是在和曆史味道相關地某些角落。

天忽然下起雨來。雖然不大，但零散的雨點打著深色地太學木門上。變得格外醒目。由斑駁漸趨暈染，地上的石板也快要積起水來。

一位啟年小組官員沉默著從車中取出蓮衣。想要替他披上。範閑搖了搖頭，雖然他很喜歡身著黑色蓮衣。帶著最親近的下屬。排成一個品字形，在京都安靜的秋夜裏像鬼魂一樣森然出行。但是今日是在太學。他不想顯得太特殊，把那些熱血而又清純地學生們驚著了。

沐風兒撐起了傘。將他送入了太學地大門。

此時已是下午，太陽本來已經西移。此時被雲朵一遮。被陰雨一掃。光線變得更暗。整座闊大的庭院裏滿是清幽之意，沿青樹之下往前行走，竟是沒有瞧著一個人。空曠安靜至極。

上千名太學學生此時還在上課。身為太學教授地範閑當然算地清楚。隻是皺著眉頭想到，讀書聲怎麼停的這般整齊？

就像是蜜蜂忽然集體行動。又像是山風灌入一個狹窄地天然石壺，太學裏安靜的庭院中忽然響起了一陣嗡嗡地聲音，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響，原來是無數人地議論笑談之聲夾雜在了一起。

下課了，幾百名年輕的士子同時間內走出了太學地各處庭院，走到了正中間那寬闊地行道之上，密密麻麻，擠在一起，一股新鮮的活力，頓時充滿了整個空間。

有些年輕人忘了帶傘，大聲歡叫著，在濕漉漉地青石板路麵上跳躍著，一頭撞斷層層的雨絲，向著自己地學舍跑去。而更多地學子則是好整以暇，帶著平靜地笑容，撐開了身邊地傘。一時間整個庭院內開出無數朵顏色各異的傘花來，隻是沒有什麼鮮豔的顏色，多以青灰素淡為主。

於是乎本來不想顯眼地範閑，卻因為自己頭頂上地黑色大布傘，而變成了素淡傘海裏地一朵異株，頓時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
“小範大人！”

“老師！”

“先生！”

學生們驚喜地圍了過來，紛紛向範閑行禮，大部分地學生隻是遠遠見過他的模樣，而有些則是有幸跟著他對莊大家的經史做過編校事宜，所以喊的也是格外用力。

好在沒有形成什麼擁堵，大約是這些學生也知道，範閑在朝中公繁忙，而且最近也在忙東夷城的大事，所以都強抑著心頭的喜悅，行過禮問過安後，便讓開了當中的道路。

範閑一一含笑點頭應過，又和相熟的學生教員說了幾句閑話，抬頭看了一看天色，也不敢再耽擱，告了聲擾便往深處的靜思庭行去。

在他與監察院官員們的身後，那些太學的學生依然難抑激動，好奇地竊竊私語，都在猜測，小範大人今日來太學是為什麼，是不是東夷城的事情罷了，陛下就會把小範大人還給太學？讓他繼續來講課？

...

收了黑傘，放在門邊，一道清涼的雨水順著傘尖淌下，寫出一個大大的一字，打濕了高高的木門檻。範閑接過教員接過來的毛巾，胡亂擦了擦被打濕了些的頭髮，便進了內室，對著案後那位大學士鞠躬一禮，笑著說道：“來看您來了。”

胡大學士摘下鼻子上的眼鏡，狐疑地看了他一會兒。才把他認了出來。笑著說道：“我難得今日不用在角房裏呆著，正想躲躲清靜。你就不能給讓我緩緩？”

如今地門下中書以胡大學士為首，陛下地年紀畢竟也漸漸大了，精力總是

年全盛之時。而且這位君王似乎也想開了許多，將給了門下中書，不再事必躬親。如此一來，門下中書地權力大了些，事務卻是繁忙地不得了。用某些眼尖的官員私下的話說。如今地門下中書。已經漸漸要變成當年的相府。而首領大學士胡大學士手中的權柄，也似乎在一天一天向當年的林若甫靠攏。

範閑不相信這個。皇帝既然千辛萬苦把自己的老嶽扳下台去，自然不會允許再出現一個林若甫。但他也知道胡大學士整日操勞政事，確實辛苦。笑著上前又行了一禮。說道：“若不是正事兒，也不敢來煩您。”

胡大學士與他地關係極好。一方麵是因為在文字古新之辯中。二人立場相當一致，雙方欣賞彼此性情。故而成就不錯地私交。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京都叛亂一事中。胡大學士幫了範閑一個大忙。而範閑最後也是率先救出他地性命。

“說吧。”胡大學士把眼鏡放在桌上，發出輕輕地喀聲。微一停頓之後。歎息說道：“要你親自出馬，估摸著也不是什麼好事兒。”

範閑笑了笑。看著桌上地眼鏡，卻沒有馬上說出來意。而是說道：“這水晶鏡兒可還好用？”

胡大學士一如往年那般。擁有與年齡完全不相符的年輕容顏。但範閑卻知道。這位文官首領地眼睛卻有些小小的問題。兩年前偶爾聊起一次，範閑便記在了心上。讓內庫那邊琢磨了許久。最後還是從東夷城那邊尋了個洋貨水晶。配了副獨一無二地眼鏡給他。

胡大學士一直對此事大為感激，因為日夜操勞政務。審看奏章，眼睛不好。那可是要出大問題。

隻不過手工研磨，又沒個驗光的機器，以致於範閑隻知道胡大學士是老花眼。卻不知道究竟能有多大幫助。

“挺好。挺好。”胡大學士笑著說道：“得。就憑這眼鏡兒地情意，你要辦什麼事兒。我都給你辦，反正小公爺也不會讓我去做什麼違律抗旨地糊塗事。”

這話一出，範閑啞然，險些失笑，心想這位大學士看似仗義，沒料著原來還是這般謹慎狡猾。二人心知肚明，以範閑的能力還不能自己處理地問題，肯定是朝堂內部地問題，胡大學士這話是狡猾到了極點。

範閑笑著搖了搖頭，正當胡大學士以為他不好開口，捋須安自寬慰之時，他卻忽然眯著眼睛說道：“京都府尹孫敬

修，是個不錯的官兒哩...”

胡大學士手指一緊，險些把胡須拔了下來，連連咳了兩聲，他實在是沒有想到範閑會如此直接地開口。關於京都府尹地位置，他身為文官首領，當然知道眼下地局麵是因何造成，隻是陛下正在扶賀宗緯上位，他這位大學士也隻好保持著沉默。

他試探性地看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這位孫大人...當年地流言不是小公爺親自打壓下去的？”

範閑懶得和他再拐這些彎兒，直接坐到了他地身旁，湊在他耳朵旁邊說道：“我和他家閨女可沒關係，可是這位孫大人我倒是真想保下來。”

“這可是陛下地意思。”胡大學士在他麵前也不忌諱什麼，直接把皇帝搬了出來。

範閑冷笑道：“隻是賀宗緯在那兒跳的青春動人，和陛下有什麼關係。”

胡大學士笑了起來，知道這小子當著任何人地麵兒，都不會承認京都府的問題是陛下地心意，不然他就是要明著和陛下打擂台。

範閑接著說道：“我隻問一句，孫敬修這三年地考績究竟如何？”

“這個...”胡大學士輕捋短須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兩年中上，一年中，不過是平平罷了。”

京都府確實是個要緊位置，所以對於三年來地考績，胡大學士牢牢地記在心裏，脫口而出。範閑冷笑一聲，說道：“休要說這些遮眼地閑話，大學士心裏明白。京都府尹這個位置。本來就不是人做的。不是得罪這府。便是得罪那方部衙，年年考績，年年不中。”

“梅執禮當年也頂多是個中平。”範閑揉了揉手腕。說道：“孫敬修有兩年中上，已經是了不得地能吏。再加上此人又不擅營私結黨舞弊，能有這個評語，實屬難得。”

胡大學士沉默片刻，終究是敵不過自己地良心準則。輕輕地點了點頭。他也知道京都府尹這個位置難辦。孫敬修著實是個很難得地下屬。如果依然由他負責京都府，自己這個大學士辦起差來也會順手許多。

“如果真把他拿了。誰來替他？”範閑正色說道：“我今日來，不為私情。不為鬥氣，隻是想問一句。莫非大學士又想看著京都府後三年再換五個府尹。最後鬧得再也沒有人敢來當，甚至玩出吞炭生病地招數？”

胡大學士歎息了一聲。為難說道：“我也是不願孫大人去職。隻是一直沒有想明白，為什麼宮裏會有這個風聲傳出來。”

他盯著範閑地眼睛。輕聲問道：“是不是你和那位又吵架了？”

這個天下敢和皇帝陛下吵架地人。也隻有範閑一個人。範閑自嘲地笑了笑。說道：“和吵架無關。其實您也應該瞧地清楚，陛下是借此事替賀宗緯立威。莫說孫敬修如今是我的人。便說他是個白癡，我也要保了他。”

“先前還說不論私情。這時候又成了你地人。”胡大學士苦笑著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你想我做什麼？我如果出麵。陛下肯定能猜到是受你所托...賀大人也是頗有良才之人。你何苦與他置這個氣。”

範閑沉默許久之後。輕聲說道：“這個氣必須是要置的。這世道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，便是西風壓倒東風。我不會給賀宗緯一絲希望。一絲可能。一絲僥倖，一次成功地曆史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胡大學士見他說地嚴肅。心

，狐疑問道。

範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因為涉及到他要在皇帝地壓迫下，盡量拖著時間保住手頭的權力，做一次宣告。他緩緩站起身來，說道：“我今天晚上要去宮裏吵架，逼陛下不發出明旨。如此一來，京都府的問題，便是門下中書的壓力，我需要大學士幫我從中抗一下。”

胡大學士沒有接話，似乎在等著他接下來地解釋。

範閑微笑說道：“孫敬修是個不錯的官員，不應該就這樣消失在無聊的權力鬥爭之中，原因其實就是這樣簡單。”

不等胡大學士開口，他幽幽開口說道：“這太學是個不錯的地方，青春逼人，這些學生們將來都是要入朝為官地，

我們身為先生，不止要教他們什麼，也要用朝中的真實情況幫他們樹立一些信心。”

“一個官員，隻要肯做事，就能平安無事。”範閑盯著胡大學士的眼睛，“如果孫敬修就這樣垮了，你拿什麼去教這些學生？大學士書中所言準則，又還有個什麼作用。”

被範閑逼到了角落裏，胡大學士沉默許久，知道這位小公爺是個說得出做地到地人，如果自己不答應，說不定他真會利用自己在太學裏地威望，去煽動學生們做出什麼事來，不由歎息說道：“得，隻要陛下不發明旨，我就來保一保孫大人。”

聽到這句話，範閑終於開心地笑了起來，拱了拱手，不再多說什麼，便欲告辭而去。

胡大學士拾起桌上的水晶眼鏡，笑著說道：“就算是還你這個眼鏡地情份...不過，你不覺得我還的情大了一些？”

範閑心情極好，說道：“大不了讓內庫再做幾副，給你家大小公子們一人預務一個。”

胡大學士被他暗中諷的無輒，笑罵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學正大人前些天說了，你什麼時候能把東夷城的事情忙完，得趕緊回太學給學生們上課。”

範閑笑著應道：“這事兒您不說，我也準備來做。”這是真心話，今日進入太學，看著那麼多年輕的學生，範閑的心情不錯，似乎想到了前世自己上學時的情形，而且他知道這些學生將來必然都是慶國的柱梁，如果自己能夠提前影響他們一些什麼，在某些時刻，或許這將是自己的保命法寶。

...

範閑告辭而去，胡大學士一個人在昏暗的燈光陪伴下，繼續著自己的事情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天色還沒有完全黑下來時，一位官員輕輕地走了進來，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什麼。

胡大學士沉默了許久，唇角不由浮出一絲苦笑，輕聲說道：“原來今日孫府大宴上，竟然還鬧了這麼一出。真不知道這位小公爺是怎麼想的，鬧得的如此浮誇，完全不合他以往的暗斂性子。”

那位官員自然是胡大學士的親信，臉上也有諸多不解神色，疑惑說道：“而且此事透著份詭異，明明知道是宮裏的意思，小範大人還要硬生生抗著，甚至不惜來求動老師，為了區區一個孫敬修，值得嗎？”

“不僅僅是孫敬修啊。”胡大學士又歎了一聲，揮手讓這名官員下去，叮囑道：“此事不用再提，隻要陛下不發旨，我就替小範大人保個人，也應是無妨的。”

那名官員沉聲應下，告辭而去。

胡大學士那張依然年輕的臉，在昏暗的燈光下變幻著神色，他在思考著範閑先前那段話，在猜測範閑的真實意圖。東風與西風？他揉了揉有些發緊的眉心，忍不住苦笑了起來，賀大人隻怕沒資格當東風，小範大人是在和陛下打擂台！

隻是為什麼要打呢？難道是因為對陛下的削權之舉心生怨氣，所以發泄到了此處？胡大學士陷入了沉思之中，總覺得不是這麼一回事兒。已經三年了，陛下對監察院的削權一直在前行，而範閑總是在宮裏進一步之前，就已經很孝順地提前退了一步，亦趨亦退，沒有絲毫不樂意的模樣。

為什麼範閑不退了？是不是他擔心退的太多，將來手裏沒有任何東西，可以與人抗衡？可是除了陛下，你需要抗衡誰呢？

胡大學士的眉心皺的極緊，卻怎樣也想不通這件事情。忽然間，他的手指撫到了自己的皺紋上，微微一驚，趕緊緩緩用手指把皺紋散開，又悄悄地從桌下取出一個小瓷瓶兒，從瓶中挑了一點乳油狀的東西，細細地塗抹在臉上，緩緩拍打一番之後，他的臉頰皮膚更顯光滑，幾絲皺紋顯得毫不起眼。

胡大學士把瓷瓶放入桌中藏好，自嘲地笑了笑，陛下父子間的事情，自己何必去想那麼多，他們又不可能真正翻臉倒是自己這張臉，胡大學士唇角的自嘲之意愈來愈濃，甚至有些淡淡的悲哀。

他的年紀也不小了，所以格外注意麵部的保養，因為他知道，自己的曆史使命是成為陛下百年以後朝堂上的中樞，所以他必須不顯老。如果陛下認為他已經老了，一定會產生一些別的想法，為自己的兒子去留一個更年輕的鋪佐之臣。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自己的無奈，自己的悲哀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